

• 临床研究 •

基于全小林院士脏腑风湿理论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恢复期的中药治疗*

陈 良, 李光熙, 李修洋, 王师菡, 卢雯平, 连凤梅[△]

(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, 北京 100053)

摘要: 全小林院士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定名为“寒湿疫”, 并以此理论为基础制定了初期、中期、重症期及恢复期的中医治疗方案, 同时基于全院士学术理论体系中的“脏腑风湿”理论, 根据恢复期“余毒未清, 正虚邪恋”的病机特点, 探讨其符合具备脏腑风湿行成 3 个基本要素: 即外受寒湿裹挟戾气为必要外因; 脏腑内虚为重要基础; 邪疫伏留胶着, 正邪交争为致病关键。故在辨证施治中可应用脏腑风湿理论以调理脾胃, 化湿透邪, 补益肺脾, 顾护阳气, 养阴生津。

关键词: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; 寒湿疫; 脏腑风湿; 全小林

中图分类号: R259

文献标志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0-2723(2020)02-0025-03

DOI: 10.19288/j.cnki.issn.1000-2723.2020.02.005

Ini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in the Recovery Stage of COVID-19 Based on Academician Tong xiaolin's Theory of “Rheumatism in Zang-fu Organs”

CHEN Liang, LI Guangxi, LI Xiuyang, WANG Shihan, LU Wenping, LIAN Fengmei

(Guang'anmen Hospital,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, Beijing 100053, China)

ABSTRACT: Academician Tong xiaolin defines COVID-19 as “Han Shi yi”, formulates initial stage, medium stage, severe stage and recovery stage treatment principles. We relate Academician Tong “rheumatism in Zang-fu organs” theory with the diagnose and therapy of COVID-19 recovery stage, discuss and include the recovery stage has three basic elements of being “rheumatism in Zang-fu organs” disease, which are cold-damp with pestilential pathogen is the essential cause, Zang-fu internal deficiency is the important basis and struggling between vital energy and pathogenic factor is critical factor. So we can take theory of “rheumatism in Zang-fu organs” to treat for recovery stage in regulating spleen and stomach, removing dampness and pestilential pathogen, nourishing lung and spleen, protecting Yang and generating Yin jing.

KEY WORDS: COVID-19; Han Shi yi; rheumatism in Zang-fu organs; Tong xiaolin

随着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(COVID-19)认识的更新和治疗经验的丰富,目前已有 7.4 万余患者治愈出院。早在 2 月上旬,全小林院士就已经注意到:一些患者出院后又出现低热,舌苔呈厚腻甚至腐腻状,仍有倦怠乏力、气短、纳差、肌肉酸痛、心慌、胸闷、情绪异常等症状,而部分重型、危重型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肺功能受损、间质性肺炎改变、肺纤维化,甚至其他脏器的受损,此类人员不排除再次感染的风险,故而

“瘥后防复”极为关键。临床工作的重点亦将逐步转移到新冠肺炎恢复期治疗,为此,相关专家制定了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中医药综合干预方案专家指导意见(草案)》及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中医康复指导建议(试行)》^[1-3]。

全小林院士基于在武汉定点医院、急诊留观、发热门诊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方舱医院实际观察并诊治的病例资料,根据临床表现、发病时间及气候特点

收稿日期: 2020-03-30

* 基金项目: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“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技术装备”重点专项“新冠肺炎恢复期中医药干预的临床评价研究”(2020YFC0845000)

第一作者简介: 陈良(1976-),女,中医学博士,副主任医师,研究方向:中西医结合诊疗内分泌代谢病。

[△]通信作者: 连凤梅, E-mail: 694397644@qq.com

将本次传染病的病名定为“寒湿疫”,并就“寒湿疫”的提出背景、临床特征及病机规律进行了系统阐述^[4],以此为参考的新型冠状病毒诊疗方案(试行第六、七版)制定了适用于轻型、普通型、重型及危重型的“四型”及恢复期“一期”^[5-6]辨治方案,其中,恢复期病机为“余毒未清,正虚邪恋”,辨证分型为肺脾气虚、气阴两虚^[3,6]。

脏腑风湿理论是全小林院士在《黄帝内经》“伏邪”和“痹证”理论的基础上所提出来的一个新型学说。《内经》中指出六淫邪气皆可内伏致病,但自《内经》以降,暑燥火之类的伏气温病发展尤速,而风寒湿之类的邪气内伏学说却几近销声匿迹,但是“寒湿内伏”在伏邪致病中占有很大的比例,在此背景下全院士提出“脏腑风湿”学说。脏腑风湿是指人体感受风、寒、湿邪自身或夹杂其他邪气,或通过五体而内传脏腑,或通过官窍而直中脏腑,脏腑功能不足,病邪日久不去,形成伏邪,每于复感,伏邪引动,造成疾病的反复或加重^[7]。因脏腑风湿所致的疾病称为脏腑风湿病,如病毒性心肌炎、IgA 肾病、免疫性肺间质纤维化、过敏性哮喘等疾病,追本溯源,若起于外感风寒湿毒,皆可从脏腑风湿论治。

据此,根据全小林院士对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之外感寒湿戾气后“寒湿疫”理论结合恢复期寒湿戾气内伏后之“脏腑风湿”学说,学生就应用脏腑风湿理论辨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浅析如下。

1 病因病机

1.1 外感寒湿裹挟戾气 《灵枢经·百病始生》云:“百病之始生也,皆生于风雨寒暑,清湿喜怒。”此次疫病由寒湿裹挟戾气侵袭人群而为病,故全小林院士名之为“寒湿疫”^[4]。脏腑风湿的发生始于感受外邪,并且其所感之邪不局限于风寒湿之外淫,也包涵了病毒、疠气等外来毒邪^[7]。此次“寒湿疫”即为寒湿裹挟戾气,不循常道。邪入途径,一者寒湿侵袭体表,表气郁闭,则见发热、恶寒、头痛、身痛等表证;二者戾气从口鼻而入,侵袭肺脏,肺失宣发肃降,则见咳嗽、气喘、胸闷等呼吸道症状,寒湿与戾气纠缠,肺卫郁闭更甚;三者寒湿直中脾胃而运化失司,则见呕恶、纳差、腹泻等胃肠道症状^[4]。

1.2 脏腑内虚,邪疫内伏 《素问·刺法论篇》指出:“五疫之至,皆相染易,无问大小,病状相似……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,避其毒气。”纵观此次疫情,有些轻型患者仅表现为低热、轻微乏力等,无肺炎表现,甚至还

有并无临床症状仅有核酸检测阳性的无症状感染者。这一部分人群就属于《素问》中所提到的“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”之脏腑功能正常的人群。但是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较强,从体表、口鼻、或者直中脏腑,稍有脏腑内虚之人即易感染此疫。而皮肤、消化道、呼吸道等处的黏膜皆属于表,均是邪气易伏之地^[8-9]。“寒湿疫”虽由寒湿,然疫病伤人,不同与其它六淫邪气,其性质凶猛,传变最速,此时若能及时祛除,病或可愈,不至出现脏腑风湿。如果治不及时或治不得法,尤其是脏腑内虚较甚之人,外感寒湿裹挟戾气后更容易出现疫气内闭,如《伏邪新书》所云:“有初感治不得法,正气内伤,邪气内陷,暂时假愈,后仍作者,亦谓之曰伏邪;有已治愈愈,而未能除尽病根,遗邪内伏,后又复发,亦谓之曰伏邪。”邪气伏留胶着,或盘踞某处,或流动循行,从而重伤正气,痹阻气血,更伤脏腑,可波及心、肺、脾胃、肾、肝、神经肌肉及免疫系统等,其中以肺脏和免疫系统损害为主,其它脏器因基础病不同而不同,多为继发性损害^[10],内生燥、热、痰、瘀、滞等病理产物,使得脏腑风湿形成,或迁延不愈,或预后遗留后遗疾病难以康复。

1.3 伏邪未净,正虚邪恋 目前,少数出院患者出现核酸检测复检阳性,从中医角度提示体内伏邪未净。脏腑风湿与伏气温病伤阴的主线恰好相反,以伤阳为主线,“寒湿疫”中寒湿皆为阴邪,寒湿困阻,最伤阳气;此外,患者久卧病榻,肢体欠伸展,过分担忧病情而气机闭郁,影响阳气生发^[11],故而伤阳贯穿于“寒湿疫”的发作期及恢复期。疫伏三焦,流窜脏腑,困阻气机,肺失宣降,水道不通,津液不散,加之阳伤失煦,津不上承,旱涝不均,化热变燥,皆可耗气伤阴,故病及中后,多有阴伤,重症者气阴亏耗,病将愈者,多有肺脾气虚,气阴两虚^[4]。可见,“寒湿疫”恢复期病机以正虚为本,邪气留扰为标,主要表现为伤阳气和伤津液两个预后转归,其中伤阳主线贯穿始终。

综上,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具备脏腑风湿行成 3 个基本要素:①必要外因及始动因素:外感寒湿裹挟戾气;②重要基础:多脏腑功能异常;③致病关键:邪疫伏留胶着,正邪交争。故在辨证施治中可应用脏腑风湿理论。

2 治则治法

2.1 调理脾胃,化湿透邪 全院士在脏腑风湿学说中提出:脏腑风湿,因病中脏腑,常使医者忽略了外感与此类疾病的关联,忽略了外感寒湿戾疫为其始动因

素,而仅从脏腑着眼,忘记给邪出路^[7]。故祛邪外出,给邪出路是治疗的首要任务。因其所合为湿,湿源于脾,故调理脾胃,流转中气,调畅三焦,祛湿外出,流转气血津液可为治疗寒湿疫后脏腑风湿的第一大法。寒湿戾气易与痰浊瘀毒相互盘结,故在透邪外出的同时,需兼化痰通络、活血祛瘀、解毒避秽、通腑化浊、消食化积等法。

透邪祛疫之法形式多样,或升散,或清上,或透表,或发汗,或散寒,或逐风,或渗湿^[12],或通络,或祛痰。用药可遵循全院士用于治疗脏腑风湿之升散法,可选用葛根、柴胡、僵蚕等;清上法可选用升麻、银花、连翘等;透表法可选用香薷、牛蒡子、蝉蜕等;发汗法可选用麻黄、桂枝、石膏等;散寒法可选用乌药、附子、细辛等;逐风法可选用荆芥、防风、羌活等;渗湿法可选用茯苓、泽泻、白术等;避秽化浊法可用藿香、砂仁等;恢复期患者可能出现肺纤维化,此时要积极治络,选用化痰通络的中药如丝瓜络、橘络、地龙等,帮助恢复肺功能;并且要兼顾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多有免疫损伤之特点,故可酌情使用有免疫调节作用之藤类药物如雷公藤、鸡血藤、青风藤、海风藤等。方剂可选用升降散、玉屏风散、小建中汤、升阳散火汤、苓桂术甘汤、甘姜苓术汤、麻黄附子细辛汤、四藤一仙汤等^[12]。

2.2 健脾补肺,养阴生津 寒湿裹挟戾气,阻肺困脾,主要病位在肺,波及脾胃,故恢复期阶段肺气耗伤严重,临床可见气短、乏力、动辄喘促等典型肺气虚症状。肺脾两脏互为母子,子病累母,肺气虚则不能助脾运化水谷精微,子盗母气,脾气受损,故临床表现为纳差、痞满、便溏等症状。可用香砂六君子汤加藿香、砂仁以健脾益气,化生气血,避秽化浊,托邪外出^[10]。

在恢复期阶段,此时虽疫毒渐退,但在疾病的整个进程中正气与阴液皆耗损严重,且毒邪仍未完全清退,残留的余热之邪仍可耗伤肺胃气阴。患者临床常表现为乏力、气短、口干渴、多汗等典型的气阴两伤症状,可用沙参麦冬汤、竹叶石膏汤、生脉散等益气养阴的方药^[10]。

2.3 始终顾护阳气 伤阳是贯穿整个“寒湿疫”的主线,如果恢复期脏腑风湿病反复发作,易发作一次,伤阳一次,病加一层,容易走向阳气的衰败,因此,在恢复期仍要顾护阳气,扶正培本,攻补兼施,正盛方能祛邪或托邪外出;平素忌过用苦寒,恐损伤阳气;同时忌过早单用峻补药物,恐炉烟虽熄,灰中有火^[2]。

综上所述,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具备脏腑风湿形

成的3个基本要素,故可根据脏腑风湿理论辨证论治,在辨治中要注重祛外感之伏邪戾气,可散邪、透邪、托邪。另外,补脏腑之内虚,可补益肺脾,扶正助阳,补气养阴,共奏驱邪扶正之功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,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. 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中医康复指导建议(试行)的通知[EB/OL]. (2020-02-23). <http://yzs.satcm.gov.cn/zhengcewenjian/2020-02-23/13319.html>.
- [2] 冯淬灵,崔红生,于会勇,等.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中医药综合干预方案专家指导意见(草案)[J]. 北京中医药, 2020,39(2):102-104.
- [3] 李晓东,刘保延,王宜,等. 关于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中医康复指导建议(试行)》的解读[J]. 中医杂志, 2020,61(11):928-934.
- [4] 全小林,李修洋,赵林华,等. 从“寒湿疫”角度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医药防治策略[J]. 中医杂志, 2020,61(6):465-470,553.
- [5]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.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(第六版)的通知[EB/OL]. (2020-03-07). <http://www.nhc.gov.cn/xcs/zhengcwj/202003/4856d5b0458141fa9f376853224d41d7.shtml>.
- [6]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. 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(试行第七版)的通知[EB/OL]. (2020-03-04). <http://www.nhc.gov.cn/xcs/zhengcwj/202003/46c9294a7dfe4cef80dc7f5912eb1989.shtml>.
- [7] 全小林,刘文科,田佳星. 论脏腑风湿[J]. 中医杂志, 2013,54(7):547-550.
- [8] 顾成娟,吴学敏,王涵,等. 诸型感冒,太卫胃表,皆属于膜:全小林教授对感冒的认识及病机探讨[J]. 吉林中医药, 2018,8(2):142-145.
- [9] 全小林,刘文科. 论过敏性疾病的中医药治疗[J].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, 2011,25(5):8-10.
- [10]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. 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(试行第七版)》解读[EB/OL]. (2020-03-04). <http://www.nhc.gov.cn/zyygj/s7652m/202003/a31191442e29474b98bfd5579d5af95.shtml>.
- [11] 刘城鑫,卢以茜,洪森楷,等. 解读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中医药综合干预方案专家指导意见(草案)》[J/OL].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:1-10(2020-03-18). <https://kns.cnki.net/KCMS/detail/11.3554.R.20200318.1204.002.html>.
- [12] 杨映映,张海宇,沈仕伟,等. 全小林“脏腑风湿论”述要[J]. 北京中医药, 2018,37(6):519-524.